

962407

熊正良 著

死亡季节



这是一部关于性爱与死亡的长篇小说

死亡季节

熊正良 著

书 号 I247.59
2213

登记号 962407

56h -5

(桂)新登字03号

死亡季节

熊正良 著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南宁市铁一中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875 插页2 字数192000字

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4000册

ISBN 7-5407-0996-0/I·699

定价: 4.80元

第一章

• 1 •

这一年是闰年。这一年长得像一百年。犹如一大摞软兮兮的糯米饼子，经了一张大巴掌横蛮地一摁一揉一拍，就糊糊涂涂地成了一张大饼子。这一年就是一个糊糊涂涂重重叠叠的大年。

在一个秋阳明媚的下午，十七岁的烂拐看见劳改犯升保和早年当过国民党军医的甫和老馆结伴走上了抚河长堤，朝公社所在地小镇走去。他们是去参加在全公社范围内举行的巡回批斗会，因此他们走得并不气派，赌徒的癫狂和少校军医的洒脱在他们身上早已无影无踪。他们默默地走着，背上装着牙刷饭碗的小布包随着身子颤动发出咣当咣当的声响，阳光将他们

萎靡的影子斜推在堤坡的青草上。青草肥绿。有一些牛在啃青草。牛啃出一片湿漉漉的噗啾噗啾声。一条卷尾巴大黑狗跟在甫和老信脚边，一边扭屁股一边殷勤地跑动。甫和老信踢了它一脚，它忍住疼没吭声，再跑起来就有些委屈，甫和老信又踢了一脚，这一脚踢得粗糙而且凶狠，大黑狗嗷嗷哭号起来，在地上连打了三个滚，浑身沾满堤埝上的黄灰。它不走了，坐在那里忧郁地看着甫和老信远去，然后猥猥低吠着回了村。

烂拐看着变成了黄色的大黑狗从面前跑过。他看不清狗，只看见一团黄黄的影子。他的眼睛刚刚害了一场病，不然他也不会这么悠闲地躺在堤坡上。在堤坡上啃草的牛群里有两条牛是他代甫和老信放的。烂拐四年前放过牛，一条瘦骨嶙峋的老牛婆在他手里放了三个月就死了，是吃红花草胀死的。老牛婆临死前奇迹般地生下了一条牯牛崽，现在是甫和老信放的两条牛中的一条，往日的牯牛崽已长成了一条高大漂亮威风凛凛的牯牛。牛啃草的声音很好听，和抚河汨汨的流动声糅杂在一起，有一种悠远甜润的味道。沙滩很宽很白，蒸发出来的河腥味缓缓爬上河堤，朝四面八方漫漫开去。阳光晒得身上酥痒，烂拐闭着眼睛，隔着一层厚重的眼皮依旧能感觉到一团灼热的暗红。

烂拐的眼睛是因为看了女人撒尿才害病的。那天晚上和他一起大开了眼界的还有汉信和聋鸡。他们三人从尘雾濛濛的打谷场跑到坟地蹲下来，没过一阵又有三个人影钻出被灯光润得黄浊的尘雾跑到这边来了，他们认出是冬兰文香和青青。青青是烂拐的堂姐，和汉信一样是从城里下放来的知青。烂拐有些慌，想提起裤子走开，又想用力咳一声，但汉信制止了他，汉信说：“我们躲到那边去。”汉信的语气很猥亵，这感染

了烂拐。聋鸡最先提着裤子弓着腰完成了转移。聋鸡是个十足的贼聋。三个人像贼一样溜到最后边一个小坟包后面，一块不识廉耻的大青石碑做了屏障。有几只蟋蟀唱得清丽婉转，三个姑娘在那个坟包后面从容不迫地解裤带。月光莹洁，有些泛青，有些湿腻，烂拐的目光慌慌张张地在那片不甚清晰的白色上浮游，血往上涌，太阳穴噗噗狂跳，一阵湿漉漉的声音直冲耳膜，他用力咬紧牙关。蟋蟀叫得很欢畅，青石碑凝然不动。月亮蓦地亮堂了许多，那片肥硕的白色令人难堪。第二天烂拐挑禾草到牛栏时碰到了金奴老倌，金奴老倌站在高高的大草垛上，脑袋长长的像个毛竹筒，鹰钩鼻子在阳光里硕大黄亮，犹如一截蜡烛。烂拐朝陡陡地竖在草垛上的禾梯看看，便把草担子摔在垛脚下。金奴老倌骂了一声，“少爷！”这一声使烂拐怒火中烧，四年前烂拐就是被人这么骂回来的。烂拐仇视着金奴老倌深陷的眼睛。这双眼睛灰浊得有些泛蓝，他发现冬兰的眼睛很像这双眼睛，冬兰的大眼睛泛蓝而且有些迷惘。他想这一家人莫不是外国人操出来的？他拼命想八国联军大概到过抚河边，要不就是外国传教士的孽种。当时作为牛栏的祠堂里除了他们两人还有在两棵梧桐树上跳跃的麻雀，他咳了一声，向金奴老倌和麻雀们大声宣布：“我看了你家冬兰的屁股啦！”他说这话时忽然有些激动，还有些不着边际的快感，他看见金奴老倌摇晃了一下，随即在草垛上站得像一根枯木头。金奴老倌嘶哑地嚎叫一声：“你烂眼睛！”烂拐像一只被枪子追逐的豺狗一样仓皇奔逃。

抚河平原上有一句老话，说是看了女人撒尿烂眼睛，从那次以后烂拐对抚河平原一切类似的咒语深信不疑，因为他的眼睛真真切切地红肿起来了，肿得像熟透了的水蜜桃。妈请来

了七珍婆，七珍婆弄来了一些细伢崽的尿，她对烂拐说这是薛荔藤的汁水。烂拐想薛荔藤的汁水怎么会有尿臊味？然而不容他细想，七珍婆已经用毛巾把他的眼睛和整个脸都洗了一遍。七珍婆用尿给他洗了好几回，结果红肿渐渐消退，一层迷迷糊糊的雾翳却留在眼前。

汉信和聋鸡的眼睛却没事，这使烂拐很奇怪。汉信说谁叫你真看？我们没看。烂拐无话可说。汉信又问一句：“童子尿味道怎样？”

太阳缓缓朝西边斜去，光亮里掺了些微微的猩红，四野的一切在烂拐眼里朦朦胧胧，横架在远处河面上的那座老朽的木桥现在只是一个黑黑的剪影。有一条被牛婆忘了的牛崽哞叫着从桥上跑过，小蹄子敲出一片咚咚的声响，一片踩断的桥板像一只大黑蝴蝶般飞落。烂拐从小就看见这座桥懒懒散散立在这里，那时候婆婆还没死，婆婆死了以后他就跟妈到镇上小学里住去了，几年后下放回来这座桥还是老样，犹如一只秋天的垂死的尺蠖。

他看见那只大黑狗又走上了河堤，大黑狗后面跟着甫和婆子。早年间在甫和老倌家里打过长工的老碓棍说这位军医太太年轻时很漂亮，现在这漂亮是没半点影子了，军医太太是个又瘦又小的老女人，干巴巴的身子套在一件宽大的灰黄的大襟褂子里，走动起来悄无声息，像一片枯叶。军医太太站在堤上朝镇上的方向望着，大黑狗蹲在她旁边，人和狗的影子长而怪拙。军医太太站了一阵又像一片枯叶一样飘走了。

• 2 •

就在这天晚上，光棍汉包狗子端了劳改犯升保的窝。劳改犯升保出门的时候包狗子站在仓库门口那棵挂了一块长条钢板的樟树下看着，到太阳斜靠地尽头的时候，升保那个从山里娶来的漂亮女人榛子挽着一篮湿衣服经过包狗子那间灰窝一样的屋子门前，包狗子便鬼鬼祟祟地把一个小纸团扔在那个篮里。纸团子落进了两件湿衣之间，十分扎眼，低头走着的榛子看着这个悄然而至的纸团子眉毛耸动了一下，接着她抬起脸。她的脸不大，圆圆的，瞥了包狗子一眼之后这张脸便红透了，同时罩上了一层迷离的晕光，胸脯高高低低地起伏，滚过一个又一个柔软的波浪。她复又把头低下，脚下的步子又

碎又快。

这时候烂拐牵着牛走在老树林子里。老树林子在村子的东南边，和村子紧挨在一起，都是些上了千年的老樟树和老枫树，林子里浮游着一股年代久远的阴凉。有酡红的樟叶和火红的枫叶飘然坠地，在他脚下发出破碎的声音。老树林子离包狗子的小屋不远，中间地带很空旷，没有什么遮拦，但是烂拐没有看到包狗子扔那个贼头贼脑的纸团子，他仰着头朝浓荫遮蔽的天空看着，有很多鸟雀在那里叽叽唧唧地歌唱，各色树叶拼合的天空一片斑斓，鸟雀的歌声从那些美丽的缝隙里朝霞光飞去。这情景使烂拐想起和婆婆在村里度过的光阴，那时候婆婆常在老树林子里扫落叶，他在纷飞的落叶间跑动。有一回七珍婆的儿子疯子兆清定定地看了他很久，又叉开指头量量他的额头，仰头叹道：“这伢崽大了没用的，脑门只有寸把高。”那一次婆婆很生气，婆婆高高扬起竹梢帚把疯子兆清赶出了老树林子。

挽着沉重竹篮的榛子在烂拐仰头看天空的时候已经回了家。三岁的伢崽拖着黄鼻涕朝她胸脯看着。胸脯还在起伏，她一屁股坐在门槛上，把伢崽抱起来，在撩衣襟的同时顺便擦净了他一塌糊涂的嘴脸，然后捉住奶头伸进他嘴里。她的乳房很肥腴，伢崽三岁了奶水仍很充足。伢崽凶狠的吮吸使她感到很舒服，这种舒服使得心跳更加厉害，乳房一耸一耸地压迫着伢崽的脸。她不敢看那个已经润湿的纸团子。在她实在忍不住把它抓起来的时候，纸团子已经像一颗煮熟了的糯米丸子。她的手指抖动着，怎么也展不开，一急就把纸团子扯破了，她干脆又扯了几下，然后用力扔到外面。她扭身的时候奶头在伢崽的牙齿上挂了一下，疼得她浑身一颤，她狠狠地在伢崽光屁股

上拍了两掌，伢崽号哭起来，她眼里也莫名其妙地涌出了泪花。这天晚上她早早关了门，哄伢崽睡了以后自己也洗了一下准备上床，就在开门倒水的时候一个人影闪进了屋子，她的心砰一声飞了出去，木盆子摔在地上散开来，地上一片水渍。那人正是包狗子。包狗子用一条手臂揽住她，另一只手又把门关上，紧跟着他便抱一床被子似的抱起她离开了那片水渍。

夜很静，吊在仓库屋檐下的高音喇叭嗡嗡地响着，嘈杂了各种气息的夜气在秋天丰盈的四野流动。喇叭里传出大队女广播员的声音，女广播员原先在村里呆过几天，是个脸和屁股都非常宽大的女知青。月亮悬上来了，将一切涂得暧昧而朦胧。偶尔有狗的叫声在抚河平原上传来传去，狗的叫声也暧昧朦胧。

这时候劳改犯升保躺在小镇上一间没有窗户的黑屋子里，批斗会还没开始，下午被训了一通话，明天有拖拉机将他们拖到公社南端的一个大队去。训话以后给他们一个人发了一个硬壳纸做的牌子，明天一上拖拉机就得把这块牌子挂在颈脖子上。现在这块牌子靠墙放着，他对“坏分子”三个字没多大意见，和众多的牌子相比较他这块算是份量最轻的。甫和老馆的牌子写的是“历史反革命”。甫和老馆躺在他旁边，他听见甫和老馆的枯骨头把铺在地上的破草席子弄出窸窣窸窣的声音。黑暗里有几个人已经发出了鼾声。对于甫和老馆弄出来的声音和粗浊的鼾声他都不在意，令他头痛的是破草席子里那些饿昏了头的臭虫，它们不是在吸血，简直是在咬，在啃噬，他用两只手匆匆忙忙地在身上抓抠出一片粗糙的声音。后来他听见一片蚊子的嗡嗡声，他看见蚊子们从灰色的破窗洞里飞进来，像一条蠕动的黑流，他浑身立即暴起鸡皮疙瘩。他在

心里骂着这他娘的比当年在劳改队里还不如。

他躺在这里没想榛子，他切切实实地怀念着家里那床竹垫子。竹垫子是榛子从山里娘家带来的，全是用青蔑织的，躺在上面的滋味与趴在榛子身上的滋味一样悠长。

正在极度亢奋中的包狗子被一声骤然的喊叫惊得打了个愣怔，像一块烧得火红的炭块被水浇过一样，发出滋滋的响声，并且彻底熄灭了。他僵止在某一个动作的进程中一动不动，幸好一切在黑暗中，否则这既滑稽又狼狈，过了好久他才颓丧地滚到一边，心兀自咚咚地跳响。死人一样仰躺着的榛子也像死人一样全身冰凉。他们都扭头朝竖着黑色木条子的窗口望去，几根枣树的枝丫垂在那里，月光使它们的影子具有了一种美妙的韵味，喊叫声就是从那里飞进来的，同时飞进来的还有嚓嚓嚓的脚步声，接着村子里响起一片狗的吠哮。

他们听出了是挂面房磨面的瞎子世凡在喊：

“……有贼啊——”

瞎子世凡的声音干涩而且尖削，浸满月光的空气里飞舞着无数干燥的毛竹刺。锐利的毛竹刺一支支扎向包狗子和榛子的心口窝，他们张着嘴，不敢动也不敢出声。伢崽在睡梦中甜甜地咂着嘴，咂出一股奶香气。月光透过树隙斜了几点在床上，像几个漾动着黄光的古铜钱。在两点光亮凝在榛子的乳房上，刚才在激动中喷涌出来的乳汁正在莹洁的胸脯上缓缓漫开来，那里耀起一片跌宕起伏的晕光。榛子颤栗着，牙齿碰出咯咯的清脆的响声，她突然扭转身子，把脸死死地埋在两条手臂圈起来的坑窝里，压抑着呜呜呜地哭起来，她的小声的断断续续的哭声迎着瞎子世凡的叫声窜出去。

包狗子慌忙抓起一床破布单蒙住她抖动的脑壳。包狗子胸脯上也有湿腻腻的乳汁。他凶狠地哑着嗓门叫着：“你嚎丧，你想告诉人就哭大些声呀，你哭……呀……”

“……有贼啊！……”

瞎子世凡的声音已经响到仓库那边去了。瞎子世凡仰头朝着天空的月亮，两只脚极熟稔地在村巷里走着，竟然可以避开几块石头和几泡猪屎。月亮在天空缓缓地走着，几片云轻轻拂过去。狗吠声铺天盖地。各家各户开门的声音吱吱扭扭。瞎子世凡仍在叫着。他身上散发着新鲜面粉的气味，他刚刚从磨间里出来，那张搁面箩的长条枫木桌子被他和挂面房里的麻婆子当成了床铺，他心满意足地跟麻婆子分手以后就绕道从祠堂那边回家去，路过祠堂时他发现牛栏里有动静，他走过去摸到一条虚掩的门缝，心里跳了一下，他想这年头可没人发傻偷牛啊。他站在那里想了想就仰头对着月亮无声地笑了起来。他走过了一条小巷，走到劳改犯升保门前才仰脖子叫了起来。

“有贼啊——”他继续叫着，尽量使声音显得凄切恐怖。他支棱着耳朵听着，对效果很满意。他转到血气方刚的队长苍蝇门口又连喊了几声，在月亮下黑黑的门洞里和窗洞里没有什么动静。他朝着月亮眨动着蒙了一层厚翳的眼睛，又无声地笑了，接着用更尖削的声音喊叫。

“世凡哪，你莫乱咧舌头啊！”

瞎子世凡的早年间当过婊子的老娘拄着根竹棍子颤颤巍巍地出来了，用扯破布一样的声音对他说。瞎子世凡对着月亮笑了笑，又叫了一声。

在人们的开门声中烂拐起来了。一家人都起来了。妈和姐姐白芷还有堂姐青青瑟缩着站在门口不敢出去。“天哪，有

贼!”妈说着缩了缩肩胛。烂拐开了门,村巷里已经有杂杂沓沓的脚步声和人们的说话声,他们跟在人们后面往祠堂走去。一村人几乎都聚集在祠堂门口的三棵老槐树下,这情景只有早年间过大年拜祭祖宗时才有过。月光晃得一张张脸上青白放亮,黑鸦鸦的人群上空浮动着一片营营嗡嗡的声音。瞎子世凡站在前面,极庄严地伸手朝两扇早已脱漆巴满了牛屎痕迹的大门一推,大门吱呀一声缓缓朝两边旋开,扑出来一股浓郁的热烘烘的牛屎气息,一把黄铜老元宝锁在大门铁环上哐哐地碰响,令人心惊肉跳。人们闭紧了嘴巴,那深不见底的黑门洞里似乎藏了无数被逼急了的偷牛贼。

烂拐听着老元宝锁和铁环的碰响心里疑疑惑惑,他把手伸进衣兜里,摸到那把像放大的耳屎耙子一样的钥匙,他记得自己出牛栏时锁了门。有几个人朝洞开的大门走去,老碓棍拦住了他们,老碓棍叫人拿来了手电筒,人们跟着一束白光走进了祠堂。牛嚼草的声音窸窸窣窣。两厢牛栏里二十几条牛都在,或立或卧,一条条神情安详,没有受过惊扰的迹象。老碓棍握着手电筒又走进院子里,五八年拆祠堂做牛栏留下的一片瓦砾地里的蒿草异常茂盛,在月光下迷迷蒙蒙,几个大草垛默然耸立,四处不见贼影。瞎子世凡站在祠堂外面的老槐树下没动,依旧仰着一张脸,斑驳的月影里他黑黄的瘦长脸显得很诡谲。老碓棍用手电照着草垛角上被人们抽出来的缺口,缺口地上的草像被人碾轧过,平平的如一张铺。老碓棍转身用手电朝人群晃了几下,忽然摇摇头笑了,骂道:“鬼瞎子。”

“哪有贼啊。谁忘了锁门哩,烂拐是你吧,啊?”老碓棍用手电照着烂拐说。

电光刺得烂拐眼睛生疼。烂拐气恼地避开脸,说:“我锁了

门！”

“算啦算啦，在这里耽误瞌眈。”老碓棍说着还在笑，用手电引着人们出了祠堂。在老碓棍的笑声里人们似乎明白了什么，有许多人跟着小声地笑。瞎子世凡还站在老槐树下，人们走过他，心满意足地散开去。烂拐懵懵懂懂地也往回走。有一个高大的人影迎面而来，老碓棍说：“苍蝇回去吧，哪有贼影子啊！”

队长苍蝇还在走过来。“我一觉睡死啦，——没有贼么？”他边说边晃荡着高大的身子走到瞎子世凡面前，斜着肩膀打了个长长的呵欠，“你不是叫有贼吗？贼呢？”他缓缓地问道。瞎子世凡依旧仰脸向天，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我怎么没把门给他反锁上呢！我锁死了门这阵子就有戏看啦”。他说着摇晃着脑袋离开了老槐树。

人们在祠堂里抓贼的时候包狗子松开了捂着榛子脑壳的破布单，套上衣裤下了床。榛子还在低声抽泣，躺在光滑的竹垫子上的身子泛着黯淡的莹光，他伸手摸了一下，然后恋恋不舍地走出了房间。他开门的时候门轴转出尖利的声音，他的心在这种声音里紧缩了一下。门外一片狗吠，月光四溢。他又轻轻带上门，像一条狗一样溜回了自己的小屋。

• 3 •

过了几天烂拐知道了那天晚上的騷乱，是汉信告诉他的，汉信眨着一双类似城里下水道里的老鼠的眼睛说，你知道那天晚上大家笑什么吗？烂拐莫名其妙，“甚哩？”汉信肩膀笑着：“甚哩？除了放牛的有钥匙不就是苍蝇还有吗？”苍蝇是汉信的表哥，汉信就是冲这个才下放到村里来的。烂拐摇摇头，他不明白苍蝇开祠堂门干什么。汉信还在笑。汉信说，那是个地方呢。烂拐问什么地方？汉信轻声说，搞女人的地方！烂拐心里亮了一下，他问苍蝇搞谁呢？汉信在这个地方卖了关子，一边眨眼睛一边说，还能有谁呢？

烂拐被这个问题弄得很兴奋，他拼命想到

底是谁呢？他回忆着汉倌淫邪的眼神。汉倌曾经背地里用嘴揉捏过村里的姑娘，他排来排去排定了冬兰和文香，他说这两人熟脱了核，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甜。他想那天晚上他好像看见了文香，那么冬兰呢？他的心往下沉，不知为什么他不愿是冬兰。他在心里骂了声狗操的。

这是一个雨后的早晨，秋虫还在叫。秋虫细润的叫声像吹竹叶筒子的响声。被雨水洗浴过的太阳缓缓在烟雾迷濛中升了起来，格外鲜艳格外水灵，一些棉絮一样的云被染得像涂了血。抚河平原犹如一个舒展的女人一样躺在天底下。烂拐在村巷里走着，眼睛还巴着黄黄的粘液，他又在心里骂了句狗操的之后站住了，恰恰碰到迎面而来的冬兰。冬兰饱满丰挺的胸脯上有一枚很大的像章，翘起一片刺眼的锃亮。他的眼睛停在锃亮的地方。他看见那片锃亮像是有意又翘高了许多，他几乎想用手按过去。

“烂拐烂拐，人小小的，又烂又拐。”

冬兰朝他闪着眼白泛蓝的大眼睛，从鲜红的嘴唇里吐出一句轻轻软软的话。烂拐努力使眼睛躲开那片锃亮，用鼻孔忿忿地哼了一声。他现在已经确认那天晚上和苍蝇在祠堂里的就是她。他挺直身子从她身边走过。他闻到从她身上散发出来的干草味。进了祠堂以后他没有急着去清牛栏，先环视着院子，然后就走过去。大草垛近乎肃穆地立在水气充沛的晨光里，垛角上被放牛的人扯出的狗牙般的缺口依然如故。那缺口像所小房子，或者像一张老式雕花龕床，地上一层厚草大约比任何一张床都要舒服。烂拐耳热心跳，想象着那天晚上在这个缺口里发生的事，心里有一种被毒蝎子蜇了一样的疼痛。他走过去在那个缺口里撒了一泡尿，冒着热气的尿水啦啦啦啦地

在干草上响着，他像小时候一样在嘴里念叨着：“金屁屁，银屁屁，不屙尿的烂屁屁。”他的尿在缺口里淋了好几个大大的圆圈。

院子里的蒿草生意盎然，蓝色的喇叭花开得肆无忌惮。草叶上花瓣上有点点滴滴晶亮的水珠。几只蝴蝶在优雅地飞舞。一只黑底白纹缀着红点子的蝴蝶很漂亮。烂拐撒尿的时候眼睛一直跟着这只蝴蝶，撒完了尿他心里就平静下来了，那泡尿把许多东西都冲洗掉了。他牵着两条牛来到抚河的堤坡上，草地泛起一片细碎的光亮，河面平缓沉稳，几朵凸现出来的云漠然地由着河水从自己身上流过去。一群妇女从他身边走过，走上了远处黑乎乎的老木桥，一直往河对岸的禾场走去。榛子走在后面，一路小跑着，两只乳房像两只藏在布衫下的鸟一样活泼泼地扑腾。布衫上巴满花花的奶渍。她红扑扑的脸上有一种谨慎的被压抑的兴奋，这使那张脸很生动。烂拐奇怪地看着这张脸，他想起劳改犯升保青着脸朝公社里去的情景。小跑着的榛子扭头看了一眼烂拐，烂拐的神色让她小小地吃了一惊，她掩饰地笑了一下，笑得很尴尬，说：“烂拐你的眼睛还没好啊。”

烂拐嗯了一声，就在露水未干的草地上躺下来。

这几天烂拐妈都在忙着用石灰水写标语，在祠堂的院墙上和村巷里涂满箩大的白字，一股清涩而新鲜的石灰水气味弥散开来。在太阳快落山时她带着一身斑斑点点的石灰水到堤坡上来了，她后面跟着白芷。白芷在挂面房做事，白芷身上的挂面气息和妈身上的石灰水气味混和在一起。妈和白芷站在落日的光芒里都有些半透明。妈瘦瘦小小，白芷单单薄薄。